#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張德燽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人部六十八 施惠 施饋 慶遺 慶賀

施惠一

增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原又君子以施禄及下 又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君子以振民育德 增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

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　原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子惠困窮　增又惠鮮鰥寡　原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增曲禮積而能散　周禮鄉師以歲時廵國及野而賙萬人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又遺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　原左傳在禮家施不及國　增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原論語以與爾

鄰里鄉黨　增又君子惠而不費　又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原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增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共人費　蘇軾詩不辭毛粟施行自邹山積　又仰荷天地德

施惠二

增左傳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灾癘親廵孤寡而供

其丞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呉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吕覽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

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范蠡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戰國策馮驩貧乏爲孟嘗君客爲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矯命以債賜諸

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　又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召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収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漢書吳楚反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

廊廡下軍吏過輙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又李廣歷七都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輙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　又蘇武爲右曹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人悦服　又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

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及兩宫賞賜便置中門外未甞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餧者輙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計差温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産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原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隴漢間謂賔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收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

也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𥸤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增又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　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李彦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家物必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鄧公曰諾　又趙温字子柔爲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

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劉翊字子相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之絕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自知亡日召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

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暠字景伯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趨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又鄧林字叔孫西羌反拜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東觀漢記劉宏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宏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牧徵爲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輒散與宗親

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訃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乗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捐租奉贍䘏宗親雖至匱而施與不怠　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為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撤膳今人皆飢柰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禄

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三輔決録摯茂字子華以茂才爲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録駱俊字遠孝漢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爲之保障出倉見穀以贍貧乏　魏志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老幼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

範吳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蠶求簇者便與之自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爾人已求拒之將慚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爾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異富寧作符雅貧　晉陽秋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敎竟不受　晉中

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爲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

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

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

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荆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餧

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覩其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

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

鑿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爲益州牧録事參軍劉希微假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恥之輙之廏中有馬六十疋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禄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戸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絶府僚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後魏書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

北州頻經災儉嚴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䘏後始奏聞上大善之　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李皐貶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

救掾吏叩頭乞候上吉皐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禀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　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彥回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

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各一不質名氏稷歎駭　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爲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爲德　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　天中記宋建中靖國中蘇軾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軾爲軾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行聞老嫗哭聲與邵

推扉而入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劵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元史天歴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爲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闘民

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　又至大丁未浙東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賑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明獻徵録畢文德天順癸未學士黄廷臣謫廣没舟阻淮上不能歸廵撫王度以託文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

所成化丙戌民饑鬻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　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麗有嫗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閹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閹人懼而縊海葦濼漁之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鱀有庠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以所居室質錢期滿當徙鱀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黄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開樽飲罷未敢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窘即賙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

又梁泂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泂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泂泂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宗嘉之

施惠三

原爲粥　作衣　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爲粥與國之餓者王望字慈卿行部見飢者裸形草食以便宜輒出其所在粟布爲糧作衣將議罪鍾離意不罪之

增公粟　義穀　左傳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　後漢黃香爲魏郡年饑分俸祿贍貧人豐富之家各出義穀

原賜直　增輸粟　漢成帝詔入穀賑貧者賜直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名曰汎舟之役

原民歌　士歸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又曰樂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增投醪　挾

續黃石公記昔良將之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河令將士迎流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滋味及之也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原散軍糧

施父粟

舒仲應以袁術軍糧散給飢人術曰足下欲獨受天下重名乎吳全琮字子璜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琮皆散施空船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不及啟報父奇之後罷東郡還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耀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

增衆人母

續命田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敎之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蓋愛而無敎也　齊書劉善明懷民子懷珍族弟位徐州刺史鎮北將軍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民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

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原汲黯矯制　鄧攸擅賑

漢河內傷水旱父子相食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以救之及歸伏罪武帝賢而釋之　晉鄧攸爲郡時擅開倉賑貧桓彞劾之

簞食與餓　俸錢贍貧

晉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爲簞食以與之　下第五倫事詳俸祿

增務起人急　原賜豈獨受

原結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賑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冦恂字子翼所得祿賜盡以施朋友故人曰吾因士大夫致此豈可獨享耶時人稱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劉頌字子雅奉使見飢人上表請賑貸不待報貸之而行除名　梁高字伯夏載穀於門與貧餒者不宣已惠

增釆芑之歌　青麥之謠

史記田常以大斗出貸小斗收齊人歌曰嫗乎採芑歸乎田成子　莊子曰青青之

參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爲

原七十無不饋詒　賞賜悉與親族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實武得兩宫賞賜悉與親族及載糓糧於路以施民

家量貸公量收

九在外一在内上詳上民歌註魏成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

增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爲儲以供行資最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已之分以周未遍父老頌之曰且富且貴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崔鴻前涼録張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謡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施惠四

原濟物嗇則濟物聚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頒斂用粟春頒秋斂賙賜周禮匪頒匪非也頒分也又讀爲分頒時頒並周禮及下禮惠必及下惠下又禮惠下之道臣無威福書臣無有作福作威衆不恇懼禮年雖大殺衆不恇懼注恇恐也謂上以法惠救之隱民取食子家謂季孫隱民多取食焉隱民謂窮困人周人尚施貸而不書詳施惠三註施而不德詳賑貸豐凶不時聚斂有典適時以權救物惟道義由獨斷惠必同沾惠以救災義而濟物

博施之人　專達之責　散以家貯　收其公利

情且涉私　美將歸下　苟狥便宜　則非專達　宜

哀菜色　無肆蒡言　分散者仁之施儒行　增愛施者

仁之端史記　原命未及於匪頒　罪寧逃於擅發　歲

凶諒可恤人　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

開倉汲黯猶聞釋罪　積而能散誠謂發身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　私不及公豈宜作福大夫不收公利不敢作福　毀家

紓難猶謂盡心　賑窮救災豈宜獲戾　所司以未有

君命何其速與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惠五

增銘漢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　唐劉禹錫高陵令碑銘曰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劃新渠兮百畆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

膓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施饋一

增詩陳饋八簋　禮記天子執醬而饋　論語齊人歸女樂　原又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增孟子君餽之粟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贐當在薛也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施饋二

原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壁焉公子受飧反璧　增又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又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爲賔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衣食已

優無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　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馬或獻罇酒束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絶先人祀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　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漿人特爲食羮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貴我贏也蓋貨我以自益耳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也　西京雜記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縣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後漢卓茂爲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

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　後漢書李恂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為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主前出授之曰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　東觀漢記光禄勲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一匹遺之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以備之居數月林還

之 後漢書張奐為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為人絶而不受 梁祚魏國統初太祖過故人吕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悉告之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晉羊祜與呉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 世説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

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使渾薨所歴九郡義故懐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　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晉王述家貧來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禄屈臨小縣甚不

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晉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潛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宋書高陽許瑶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往反數十瑶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爾平原乃拜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為命時之器匡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録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爲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録慕容沖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沖使者稱有

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
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後魏書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任城王澄
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行有過
楚相可敕付廏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朱桃椎益
州成都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爲長史
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韡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
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又喪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又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常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纖與之俶既

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爲學乎傲泣謝即教以書傲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顓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　唐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金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何有許多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贄丁母

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别陳餉遺一無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唐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唐郗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賵之不受　宋太祖朝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缾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

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浼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

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受致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秦觀曰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　宋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驩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

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鴻書元明善常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鈕祜祿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

夔府訥不啓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犹項悅詰謝濬曰犹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犹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録

陽春主簿徐均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吔曰何物大老吏白此洞主均吔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劒示之大老恐懼至蒲伏諭遣之值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

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詰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金大珠也均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賕調均攝陽江縣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餐者郤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

施饋三

原請粟　與車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　後漢劉翊字子相旅有張季禮奔師喪遇寒毀頓滯道路翊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禮意是翊也後詣還車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指

囷 饋鍾 吳魯肅字子敬不治家事以散財賑窮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奇遂定僑札之交 鄭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命饋國人粟一鍾在喪故假父命也

增瘞鹿 載魚 唐景雲中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裵寬居也吏與偕來詵問狀曰寬居義不以苞苴汚其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興乃引爲判官 宋書王宏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魚入往上虞郡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

生麻 當歸 閔仲叔太原人王莽之世潔行不仕與周黨相交黨過叔舍共舍菽飲水無果茹黨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歸乘馬 遺食器 狄滅衛衛人廬於漕齊桓公歸以乘馬祭服五

稱歸夫人魚軒產然饋遺不過食器注謂一盤食也漢鄭莊性廉不治

饋七牢 饋特豚泰穆公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昏禮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白綸巾 白羽扇陳書賀德基少遊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爾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齊書張融字思光吳郡人祖禕父暢融年弱冠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尾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

納書半卷 受酒一杯唐書有以書遺褚遂良者止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又李素立爲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

原漂母饋食 駱姊分施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駱統字君緒事嫡母謹時人多困乏統爲飲食與之衰少其姊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并告母使分施也

## 增受茶一串　遺餅一甌

唐書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世說晉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豈謂無私乎　宋書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陶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 貂裘採桑　笥

金報土 宋書王宏之微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宏嘗解貂裘與之即著衣採菜 蜀王本紀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賀拜曰土者地也

大珠一斛 玉舄一量 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别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大珠一斛 劉向列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夜賜金璧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施饋四

增私覿 韓宣子私覿鄭子産以玉與馬

嘉貺 左傳是委嘉貺於草莽也又張華詩是用感嘉貺

餽歲 蜀風俗歲晚餽人謂之餽歲

拜嘉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歌鹿鳴之三三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臣弗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意重 李白詩意重泰山輕

命輕 朱暉傳情爲恩使命緣義輕

渭陽贈 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齊肴餉 蘇軾詩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肴餉

送銀盤 又詩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分酥酒 又詩使君夜半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原老有嘉惠 楚王老有嘉惠注恤老也

餽無束脩 朱邑爲大司農無束脩之餽

增市吏不受 尹翁歸爲市吏不受餽遺百賈畏之

亭長不坐 詳施餽二

原散與親故 郁恬字方回好聚斂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超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

遺其親戚 孟嘗君與客語屏風

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容語問親戚居處容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 不稅不視 記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所饋注謂有疾不見則不納

相呴相濡 莊子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旦發暮還 晉荀晞字道將在兗州見朝政亂懼害每得珍物貽都下親貴去五百里恐不鮮美求得千里牛旦發暮還

厚往薄來 註謂燕賜厚納貢薄

增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 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黃金百鎰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生芻一束素絹一繸撲滿一枚 西京雜記公孫宏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云云

施饋五

增詩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楚江濵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爟見獨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産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眞味永縱復苦硬終可

録汲黯少戅寛饒猛草荼無頼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懭體輕雖復强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絶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銙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奴隷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黄封酒舊老仍分頳尾魚陋巷闕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

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朦朧覔歸路松江烟雨晚踈踈　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曰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煑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　陳造謝兩知縣送鵞酒羊麪詩曰僧様齋厨氷様官饑憑脫粟食無簞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苜蓿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誰寄寒林新劚筍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酸寒甚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髙人

愛笋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十輩來唘花兩眼爲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强中乾美安在錦紋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煑兩皆奇猪肝累人眞可怍以笋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鵞毛閩肉何曾饋百牢驅使木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户只名醉天作一邱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絶喚將雪虐更風饕　又謝親戚寄黄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犢背仍題雙掩并

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甆餅淺染茱萸紫心知親賓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饞水印泥一開香撲鼻江西山間黄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荆溪曲願借前籌酌酃淥　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遣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厨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慇懃作謝書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斷䈉兩淮魚　方岳黄倅饟蟹

徐尉饟蝤蛑同至詩曰誰饟螯如徑尺盤更分蟹似惠

文冠麴生醉嚼玉五穀餇容生劉珠一箪我與爾元同蠢動究哉烹亦到蹣跚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子看　明王世貞以呉絲酬李于鱗詩曰故人三徑新逢蒿雁門太守徒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楲書海岱青天高念欲報之呉縞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無限世途往往稱綈袍

慶遺一

增周禮以致稍餼　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

朱文公集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

慶遺二

增琴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瓢瓢遺之由操飲訖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以爲煩擾取捐之　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滎其心而亂其政　左傳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　孔叢子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費不合則去退無郄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　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

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魚者　漢書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遺王　高士傳漢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聞之令吏常給仲叔仲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邑之沛　班固集漢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漢朱登爲東海相遺張敞蟹醬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陳書姚察爲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

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此人遜請𥨊厲色驅出　唐書韋貫之爲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爲碑誌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𥨊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遺縑萬匹請撰先銘貫之曰寧餓死不茍取　新唐書李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田宏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劒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嘗以翦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

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石徂徠介爲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張九成字横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爲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温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

贐之固辭强之乃受及至頼川悉封以反温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野語宋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専也

待方益厚又鄭仲爲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鋪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工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三

原贈策　遺弓晉人謗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荃葛　苞苴江都王建遺越繇閩侯錦帛閩侯亦遺荃葛荃葛今之布或曰細葛也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問猶遺也

增一簞珠　兩梁冠左傳越圖

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皇甫規與劉司空牋曰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贈兩裲襠及鮐魚一雙服厚尊既榮施甚弘

考叔遺母　方朔遺妻

潁考叔鄭伯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漢伏日賜從官肉朔割肉去上令朔自責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大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復自譽

原雖微必喜　後貴當酬

晉陶侃爲荊州有奉遺者皆問所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倍若非禮得之即厲聲呵辱還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農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之受而不謝云待後貴當相酬也

歸悉封留　卒

乃厚贈羅含字君章父綏新淦後含到縣縣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不拒及歸悉封留而去朱暉字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況卒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污君 懷璧為害

買絹反煩魏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歎不拒密題識臨去謂曰恐懷壁為害願諸君為之計眾乃知之各留其贈 干寶與翟湯船責之買絹寄還本為惠反煩之益愧歎也 增氈褥三具

繡鞾一緉魏武帝與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 慕容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鞾一緉

慶遺四

原贈佩詩雜佩以贈之 詒玖又詒我珮玖 彤管又貽我彤管 增瑤

華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遺珮又遺余珮兮澧浦　遺褋又遺余褋兮澧浦　折芳馨又折芳馨兮遺所思　搴杜若又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雙鯉魚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一端綺又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美人之貽詩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下女可詒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相下女之可詒又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慶遺五

增詩唐韓愈贈盧仝詩曰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

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輙掩耳　宋王禹偁送筇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脛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垣動爲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爲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搘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筇

竹詩　梅堯臣謝歐公贈絹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僕道路哀妻僮　又李審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錢欲飲嘗被饑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曾不候報箋赤泥圻封傾瓦盎毋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蒲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巔當街買杏已黄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疎不喜

肉況乃下箸無腥羶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顧傍玉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為筆筆如椽狂吟一埽一百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谒滑公井留釀此醑時我傳　又荅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其韻詩曰昔覩唐人詩茶詠鵶山嘉鵶銜茶子生遂同山名鵶重以初槍旗采之穿烟霞江南雖盛産處處無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蒻焙不重漉酒

紗顧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溪春剥葩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鬬誇傳買費金帛愛貪無蓺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有差至珍非貴多為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砂甖詩琢無玉瑕文字捜怪奇難於抱長虵明珠滿紙上剩畜不為奢歠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嘗聞茗消肉應亦可破瘕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嗟既不足吟誦又豈加我今實强為君莫笑我耶　又頳公遺碧霄

峰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頂應多雨天寒始發芽採時林狖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柳家　又永叔内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内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緑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爲勞種樹三十年結子防山猱剥核手無膚持置官省曹今喜生都下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褒纍纍誰採掇玉椀上金鼇金鼇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

微物遺一世走塵土鬚顛得霜毛　孔平仲朱君以建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君以淮南紫唇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合開花結子幸採摘沒水藏泥豈斷得二物同時有不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筯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中　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之宜所以陳元號闃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欺摹成古昺篆團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

誰最畜佳品鄭君眞好竒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屏堅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瓊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収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守人情或以少爲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遠三峽驚波如雹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連濟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

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韓維答象之謝惠黄精詩曰仙經著靈藥兹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顔巖居有幽子乘時斸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乃其干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惟君沖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爲力天和中自完故以此爲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諭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

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　又象之以山藥見贈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葉清沙泉碧苗分石竇紅斸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辛勤勾漏翁　又襄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荆州解綬十經春迴夢清林遶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缺分金聊助席間珍　又謝送妃子園茘枝詩曰年年驛使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

寄間人　王安石元珍以詩送緑石硯所謂玉堂新様者詩曰玉堂新様世爭傳況以蠻溪緑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滿腹後春蓴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鳬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巺方法相傳竟留畜且同千里寄鵞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又送牛尾

貍與徐使君時大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遥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黄雀謾多脂慇懃送去煩纖手爲我磨刀削玉肌　又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褙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繇爲道玄烟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璧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

飛空僊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潸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胡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為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髣髴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為洗湔貴人一見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隨飛烟　沈與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輙成絶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

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胡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銙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鉼揀越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餽莫忘幽人賦棐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關中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

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
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
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趣頭市　陸游謝韓實之直閣送
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
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疎華
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檠前正讀書
楊萬里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
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烟華陽墨水煎

膠漆太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饑飲鼠鬚落點鬆稀几几不如夷甫清曈先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梁杲爾來黟州有吳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爲蒲生豎降旌吳墨往往元尚白梁墨濕濕黐黏壁南宮先生來自西惠然贈我四元圭我無鸜返鸞回字我無金章玉句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冗者得韡僧得髭安得玉枈雙鳴瑙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爲君興雲繞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嶺外

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辦香急試博山火兩袖忽生南海雲苒惹鬚眉清入骨縈盈窗几巧成文瓊琚作報那能辦雙井春風輟一斤　明李攀龍寄華從龍比以魚橘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問子雲廬

慶賀一

增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少儀有慶非君賜不賀　原昏禮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荀子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既共慶賀之義

慶賀二

增左傳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

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　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爲相國衛諸

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悦　後漢書蔡茂爲司徒初夢在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主簿郭賀慶曰大殿者宮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禄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乃得禄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辟賀爲掾　又劉表爲荆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襄城中飛矢而

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矛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遇疾稽遲帝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悦　晉書荀勖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愠有賀者勖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吕僧珍生

子宋李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閤人少之不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啓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衮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李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毋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詔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眞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覘之明日却來對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

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晩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雲齋廣録宋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

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錄

宋光禄卿鞏申善事權貴王荆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鴿造相府以獻搢笏開籠取雀鴿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 慶賀三

**原**

**取妻　生子** 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其修賀　盧綰父與太上皇同里善高祖與綰同日生里中持牛酒相賀及兩家子長相愛里中喜兩家親相善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從賀兩家也

**求賢　有弟**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癒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為不及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會稽典録鄭憲字孝章與孔融結為兄弟因升堂見親自為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慮憲今有弟國家所賴是以賀爾

**災藏臺　燒北澤**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皇天降災於寶臺是君之福也　管子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

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

**弱轂反**　**兩鹿隨**　晏子景公探雀轂弱而反之晏子遂廵再拜賀曰君有聖人之道矣　後漢書鄭宏傳注宏遷淮陰太守行春白鹿挾轂而行主簿黄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朱鮪破**　**劉備死**　東觀漢記朱鮪傳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懸上尊號　魏志表涣傳時有傳劉備死羣臣皆賀涣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

**增八千歲**　**一萬春**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杜甫詩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

**原薦賈不賀**　**增孟冀同賀**　左傳楚子玉治兵於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茍入而賀何後之有　馬援軍還故人

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座賀援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也

慶賀四

原相隨慶弔相隨詳上慶賀二必有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賀得地呂氏春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慶以地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日始長王肅家訓賀冬至言日至冬至而始長故歡喜君道長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君道衰故不賀璇璣改度王肅家訓正爲歲首璇璣改度慶福惟新又云臘當大蜡慶福惟新先朝後賀又云尊長皆當先朝而後拜賀不得因朝以當賀也先賀

後弔 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父曰詎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

增及第相慶 天寶遺事新進士每及第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 大厦相歡 選詩大厦構而相歡

壺觴盈門 劉禹錫曰姻族相賀壺觴盈門 賀聲盈耳 郴宗元

閭里相賀 韓愈詩閭里自相賀 里閈相賀 灑然相賀 並孔帖

握手相賀 歸來見親戚握手相弔賀 還鄉慶喜 歐陽修詩還鄉問井邑上堂乡

喜慶

## 慶賀五

增詩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

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屬一家曾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又喜錢左丞再除華州以詩申賀曰左轄輟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重借寇恂來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閒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

處年深桂尚薰　又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科不獨文詞供奏記定將譚笑解兵戈泥埋劒戟終難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韓愈桃林夜賀晉公詩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詩曰閑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較十年遲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髭宮錦細

袍宣與著內閑驕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兵夜召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宮第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久爲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前身尼邱鍾骨骼嵩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

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陘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

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遠夢驚建章星影照人行千官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邸環天極五色祥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橋中招綺夏瓜處屏伍文老別魚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霑足詩曰數點飄聲供晚晴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徧山郝郄入城

簟面頓無秋後暑簷牙最愛亭亭中聲尚書幸有爲霖手

偏灑江東作麼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

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

聞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掩南鄰

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敘流杯醉暮春

增賦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庶子徐公七十龍集

載戊星杓指申玉瀣薦爽金飈汎塵南州封君當弧懸

之旦綃夢之辰翠織蔥龍乎霧牖瑤環雜遝乎雲茵野

饋庭篚山藏海珍有一羽客霓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懙懙手并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胡爲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鑄器工倕操作是掇是斲爰叀爰斂乃采青邱之黝購雞山之艧掘海隅之赭靡蔥嶺之堊漬賁聞之涅圖上申之硌探石髓於神峰浞盎漿於帝壑擷玉榮於荃山擣沙礫於盧莫眇窮硃礤鉅撮碌𥓉旊埴陶坋挩埣𤎖璞斡旋蟻磨党柱鼈足外隆內霤下承上覆其形則非

黼非鬵不甗不瓿匪濟以塗匪黕以黝弗薜而髻弗窳

而脣氊不浣於羊羹膏不沾於瓻脯易牙之所不能用

歐冶之所不得取與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

吾儕致私持以為壽封君曰竈則然矣何名為丹其方

孰傳效孰與宣摖以眂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用則鍊日

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姹女嬰兒

皓虎蒼龍儕分耦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

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為漿閼泥丸以為封羯火為之銷

怪山䕫為之斂蹤乃酌赤泉咀欒木圭霞實以為飡乜神樓以為服蓋有巽靈氛於兩肘睫倒景於雙矚者矣封君囅然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為經三事為利膏液刀匕鍼磨砭焫攻衺為防輔正為衛有一鈌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筭龜齡龎眉鮐背不窮而瘥不色而瘁固有幽冥握其機衡沖漠司其割制者也吾將以大塊為鼎元氣為爐陰陽為水火寒暑為朝晡作息為抽添之候弛張為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為華嘬

道德以爲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兹物之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談餘望實階而再拜韞我匱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腆敝物以實華宇公既受貺亦復受祐顧公翁壽永錫純嘏維百千禩爲丹竈主　明盧柟壽成皋王賦梁孝王讌賓兎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顧爲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

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客劉工浮游田父跼蹐黃冠元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佳思聿興殽酒矜設招致友生縟藻匪施淫碧無傾帷幔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爲歡之幾何旋紛擾而咿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啟瓊珠之宮金華之里象棲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慌㤺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之士遝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胹霜鯨宴素日張金

燈攘皓腕之鴛袖映繡柱之鴻箏調採菱之豔譜發遏
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瑶池兮驂白鸞隮
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廼分曹投博飛觥
舉白促席交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澀然後斂
儀肅容悄然言别揚於離館廻鑾東闕此所謂大王之
壽非夫凡詆所得擬也王廼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
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
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原書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增說唐栁宗元對賀者說栁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

來者旣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爲賀栁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寛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辛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茍人爾有不戰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

以奉宗祀近卭墓徒欲茍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人部六十九 薦獻 干謁

薦獻一

增說文曰薦進也 原曲禮曰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增内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又

曰家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薦獻二

增左傳曰鄭潁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　又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

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又曰
晉敗楚於鄢陵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又曰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
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蠧
以重敝邑之罪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
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　又曰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又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於子常蔡侯歸　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又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

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節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說楚王遺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尹文子曰魏田父得玉徑尺鄰人曰山怪石也取置廡下明旦視之光射一室大怖反棄於野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禄　方朔外傳曰漢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聲風木

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以進武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千歲一温萬歲一枯朔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晋史曰虞嘯父武帝問卿初不聞有所獻替對曰天時尚温䰼音祭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獻帝大笑　鴻書曰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後魏書曰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

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唐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　唐書曰李絳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荅曰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羡贏哉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羡餘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又曰元和初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崔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

受有詔却之　摭言曰唐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内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唐書曰黄巢之亂張濬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粮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　鴻書曰吳越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王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真英雄也遂玉

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俶大愧服　揮麈録曰宋王嶷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曰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裒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歴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　宋李昭玘使陜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名馬為獻笑却之　賈似道專政李芾文天祥陳文龍

陸逵杜淵張仲微輩小忤意輒斥趙潛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元巴延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哈瑪特先半道謁巴延解所服玉鉤絛遺之阿哈瑪特謂其輕巳詆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薦獻三

增大龜　大貝　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　尚書大傳夏成五

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珠珍大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爲貨

紈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西夷貢獻卜盧紈牛　紈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

丹砂

玄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靈龜陰谷玄玉康成注所貢物

白鷴

丹鵲　西京雜記閩越王獻高祖白鷴一雙高祖大悅厚報使者　王子年拾遺記曰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雄一雌

青石帶

白環玦　魚豢魏畧曰漢陽嘉二年疏勒國王獻西海青石帶　帝王世紀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火鼠毛

冰蠶繭　魏志景初二年西域獻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以

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為布拾遺記曰氷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雩都蔗

南康記鄧德明曰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諸蔗味及彩色餘縣所無郡人珍之每歲以獻御

山陽梨

魏武帝昔為兗州牧上書曰山陽郡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合枝李

西京雜記葛洪曰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

同心梨

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

吉光裘

十洲記東方朔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吉光裘

昆吾劍

列子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奔廬芳苡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閣上然芳苡燈此草形如麻奔廬國來獻

祖梨蔓苔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梨國貢蔓苔色如金縈叢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如火

宮人有幸者以金皆賜之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康人桴苡　波弋荃蘼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以西戎之别食芳苡即有身　洞冥記曰光和元年波秪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亦名春蕪一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堅密如冰紈也握之一片滿宫皆香婦人帶之彌芳馥也　交阯玉橘

東野文瓜　楊孚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有美味交阯有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華橘　西

戎古黄乘　大夏茲白牛　周成王時犬戎獻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金名曰古黄之乘　又大夏獻茲白

孔晁注犬戎西戎之遠者　孔晁注　大夏西北戎也

牛野獸也牛形象齒　林邑水

玉壺 波秖青金鏡

交州雜記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即水精也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秖國獻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

薦獻四

增啓服

魯昭公在乾侯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肅爽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子常歸唐侯

龍輔

魯昭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玊名也

楊楯

宋樂祁使晉趙簡子飲之酒獻楊楯六十

獻曝

列子楊朱曰宋有田父曁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厚賞也

獻芹　稽叔夜與山濤絶交書野人有快炙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

原奉麋　楚樂伯射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增獻雉　魯叔孫穆子至庚宗遇婦人後自齊還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原左牽　犬則執緤左牽之

右牽　牛則執靮馬則執靮皆右牽之

致馬資　獻金玉曰致馬資於有司

佛烏首　獻鳥者佛其首為其喙害人佛戾也

執以將命　獻人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受乃問名　守犬田犬則受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不獻魚鼈　禮水潦降不獻魚鼈

不及車馬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

不以為禮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

增不敢以聞　凡於尊者有獻而不敢以聞　注不敢直言獻尊者如云贈

從者之類 原甲則奉胄 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 器則執蓋 弓則屈韣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注韣弓衣也 劒則啓櫝 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注櫝劒匣夫襓劒衣也 增進劒者左首 進戈者前鐏 前其鐏後其刃 原獻甲者執胄 獻杖者執末 增進矛戟者前鐓 進几杖者拂之 原獻粟者執右契 獻米者操量鼓 獻車馬者執策綏 獻民虜者操右袂 獻熟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魚鼈為禮 居澤不以豕鹿為禮

干謁一

增集韻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傳勝傳注曰消人如謁者消潔主潔除之人也　漢書曰莫爲我先注先容也　易例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違　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又曰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禮記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

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儀禮士相見曰聞吾子稱贄敢辭

干謁二

增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秦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

仲連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謂魏新垣衍也 戰國策曰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帝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原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暴勝之為直

揖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劔佩環玦襃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觧劔不疑曰劔者武備不可觧吏白勝之開閤延請衣冠甚偉勝之躧履出迎　增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人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竒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後漢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

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到門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

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冨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原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彪望風慕教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兾得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而乃養痾傲

士如此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增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

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為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塜卧者為屍屍塜之間能不悲乎　原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增龐德公時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

德操徑入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別傳曰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聞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种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秦宓字子勅有與書曰貧賤困苦何可

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究荅曰僕處乎隴畒之中誦顔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户翱翔林澤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　魏時苗字德胄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　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賔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　張玠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吏白承前致

版謁䟽曰張先生豈版謁可飾哉但奉書致羊酒　吴錄曰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吴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晉劉驎之字子驥尚質素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為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

先諂家君沖愧諂其父　晉書曰桓温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又曰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公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岌歎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謝過夏日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冠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王蕰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

嘗詣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内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賔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桓元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立便�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　范汪字汝平初為桓温安西長史温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温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温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吴郡後至姑孰見温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

詣已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　宋闗康之隱居南昌顔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黄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梁陸倕傳曰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何思

澄天監閭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刺必盡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曽懐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羣公

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儁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横之策深見嘉納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怒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楊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齊盧思道欲詣和士開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唐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荅瞪目而去士亷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

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請見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荅曰吾不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唐書曰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劾二張下獄后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又曰明皇欲相崔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潔介自守以彊正稱 又曰陸龜蒙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 甫里先生傳曰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内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賷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鼇客

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釣絲曰以風浪逸其情以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問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竦然　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韓愈王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　詩話曰唐韓愈皇甫湜

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説樂即捲末嘗開問曰且以拍板為甚麽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吣名振　又曰唐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牛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沈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

和云昔年曾作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埽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之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劔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觧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汝輩進修守中為上　令狐𢘆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𢘆輕映後出至迎謁頗怏怏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擿

嶇事貶衢州司馬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詆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奏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湘山野録曰王沂公曽為布衣時以所業贄吕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做宰相

矣已而果然　宋御史中丞孫抃薦吳中復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名臣遺事曰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

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

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者道德髙邁朝廷名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李垂為知州還朝李康伯謂曰子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識盍往見之垂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州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絶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

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紀聞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寮見者無長幼皆
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
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
是羣公稍效之　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
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

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氏遺書曰宋程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有一官上書謁大資程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逎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曰求薦舉常事也程曰不然只為曽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邵康節先生墓誌曰康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李周登進士通判施州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名對謂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令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翼日語固

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童蒙訓曰宋滎陽公呂希哲自少官守處未甞十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曰勤於執事乃所以求知也

聞見録曰宋文彦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辯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項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

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内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别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寛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豐間文彦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廳

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叅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　蘇軾在黄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耶　熙寧中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

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神宗甞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　章惇甞事邵康節及為相欲用康節子伯温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　龔夬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

陽曽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夫邀之出從容竟日題
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　李朴自為教授天下髙其名
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
邂逅見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　獻
徵録曰明李承芳登進士李西涯謂之曰子盍與錢與
謙謁閣老徐先生乎承芳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
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承芳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
評事　又曰明許應元嘉靖壬辰舉進士執政者知公

欲一見應元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傴僂鼎貴之門冐謁干進哉　明詞林人物考曰李淑字師孟嘉靖庚戌進士始淑之奏南宫捷也相嚴嵩曰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竒而薦之鼎甲嵩固下之　又曰陶大臨字虞臣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嵩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侯之陶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　獻徵錄曰明隆慶時

劉溮試南宫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干謁三

原相府　卿門范雎為須賈御入相府曰我為君先通門相君　宋公子魚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書刺　奏刺漢高帝紀有謁者自書刺以言爵里若今之通名也　下詳干謁二夏侯淵事

增題鳳　登龍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户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鳳字凡鳥也王維詩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　李膺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名為登龍門

**御李識荊** 荀爽嘗就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李白與韓朝宗書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依劉仰韓** 王粲在荊州嘗依劉表 韓昌黎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倒屣擁篲** 上詳干謁二蔡邕事 魏文侯擁篲迎朋友握手歡如平生又史記鄒衍適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又漢太公擁篲又莊子曰操袂篲以侍門庭

**摳衣曳裾** 曲禮曰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鄒陽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原激張儀奇彭羕**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放去數日方見之坐於堂下以激儀也 蜀彭羕見龐統統非羕故舊又有賓客徑上統牀卧曰須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增揖侍郎參留守** 韓愈寄崔立之詩升

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歌衰杜門不出動一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德星聚　高軒過　上詳干謁二陳太丘事下詳干謁五李賀詩

坐上春風　門外積雪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龜山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固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原來非慕義　見以託名　步騭字子山與衛旌種瓜自給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豪縱二子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謁征羌不時通旌欲去騭曰畏之而來非慕義也屈何傷乎後漢趙壹字元叔為郡計吏到京師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非陟無託名者乃日到門陟許通尚臥未起徑入上堂曰竊伏西州承高風久矣乃令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非常人乃起延語大奇之

不顧太守　遽迎縫掖　趙壹為羊陟所稱名動京師西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規知是壹大驚追之壹不顧而去　下詳干謁二王符事

一株桃李　增一葉濃陰　鄭大穆書干于頔云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　談藪王泠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之桃李也

不肯受索　原未嘗修刺　後漢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謁人梁松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蕭望之王仲翁俱欲謁見霍光光自上官桀事後出入自備士當見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受索曰不願見非周公握髮之禮

增行閣者杖　遺閣者縑　上裴之禮事詳下顏氏家訓　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閣者三

百縑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以三百縑其他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原**不避寒暑** **不師道德**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朱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增**將軍肯臨** **子高左顧**田蚡傳曰將軍乃幸肯臨況魏其　淮南憲王傳曰子高迺幸左顧注猶言枉顧

**不耐造請** **不行報謝**張敷曰臣性不耐造請　張禹傳曰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方進徑入** **諸葛閭閻**前漢翟方進內謁徑入　又注猶今之通名也　又云李傳曰間何閭逢諸葛

**載刺盈車** **書午在門**本傳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遯齋編曰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倒執手版** **盡投苦海**王坦之見桓溫流汗沾衣倒執

手版　摭言曰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苦海

顔氏家訓　温

公客榜　顔氏家訓曰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為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黄門侍郎裴之禮好敬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周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别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候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内自省訟佩服終身至於整會官職差遣湔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廷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謹白

蚍蟻之援　蟄蝨之

化韓昌黎題張中丞傳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劉賓客集譬諸蟄蟲坯戶而死者與木槁死亦無以異矣春雷一震必欣然翹首與生為徒況有吹律者名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

申叔乞糧　魯公乞米左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顔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詩曰日典春衣非為酒舉家食粥已多時

飢彪餓麟　攀驥仰鵬宋史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陳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彪能嚇人遨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駱賓王文攀驥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

三百名利奴　千重鐵甲顔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丸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

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曰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己而披杞囊果是三百刺　唐進士楊光遠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要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撻辱罵無改悔皆云楊光遠顔厚如十重鐵甲

天下善士願見　鄉貢進士通名　韓墓志曰王適聞李將軍喜士乃踏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金樓子有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黄居難字樂地欲自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宋廣平投梅花賦　白樂天披芳草詩　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卷讀其芳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白樂天未冠以文蘇盛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

干謁四

增典謁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主賔客謁見之事將命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將命者出

戶寺人詩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閽人韓文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七介

禮諸侯七介以相見也三擯又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上謁張耳傳耳餘上

謁原先容唐張行成傳曰古今用人必因某介若無成者無先容也增無津陶侃

傳范逵謂侃曰欲仕郡乎曰困於無津無依丈選貧士詩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願

有謁漢書願有謁也恥干謁少陵詩獨恥事干謁垂採摘王維詩幸堪調鼎用

願君垂採摘可攀援昌黎送進士劉師服詩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願望履

幕莊子願望履幕下 願枉車騎信陵君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承顏下風陸士龍詩 曠若見日東漢袁紹傳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

侯門掉臂邵康節詩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杜詩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隨 暗投先容鄒陽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伺侯奔走韓愈送李愿序伺侯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杜詩有客叩我門門繫馬門前柳 肯訪老翁又詩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雨師未知李寓菴詩丘園有枯槁未必雨師知 波臣求活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

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可乎莊周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未忘燃灰唐羅隱詩宣室夜問如有問可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杜牧之詩自愧埽門士誰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唐史元澹博學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顧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

朽出菌芝蘇軾詩枯朽猶能出菌芝

遊神奔競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爭馳騖請託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言日有奔競人

鉛刀一割晉書譙王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

廣厦萬間杜甫節屋為秋

風所破歌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歸鳥赴林**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歸鳥赴喬林翩翩厲飛翼

**飛燕巢屋** 古詩願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連城高山** 唐文粹曰連城之珍俟楚文而迺進高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

**入州出谷** 又曰入州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

**施陽援溺** 又曰施一陽於剝極之下餘援衆溺於坎深之下

**拯踣醫疾** 又曰踣者思起必籌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

**求出願濯** 杜牧之文陞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

**相薦自謀** 杜荀鶴詩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

**舊知為學** 鄭谷感懷投時相詩丞相舊知為學苦更教何處貢篇章

**應念下寮** 羅隱詩遺簪墜珥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

**迹雖阻於登龍** **心竊希於附驥**

勉驢技之一鳴　希馬價之三倍　敢憑蟠木之先容
輒效錐囊之自薦　雖寒菊自芳於籬下　而苦李
誰念於道旁　幸侍下風聞欬唾之音莊子　伏拜賓阼
通爵里之刺魏志　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　司馬出
則其徒有行道志　傳和凝之衣鉢殊愧前修　備狄
相之參苓願從今始　向來瓣香之敬宜為南豐　此
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　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
一舉手而轉清波今其時矣　月明繞樹自憐烏雀

之何依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牛鐸至微荀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　叩角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識黃金猶庶幾於始隗　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以上天更期有遇　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文穆取人才多夾袋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　月華先得莫知近水之樓臺　雲履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戶　蟠木

為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鏌鋣之想　效王巖叟之為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師道之瓣香期力酬於知己

干謁五

增詩唐孟浩然詩曰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依誰為揚雄一薦甘泉賦　韋應物訪李廓不遇詩曰九日馳驅一日閒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韓愈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況當

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又詩曰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頗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聞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大驚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揺瓓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龎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劉長卿詩曰鐵衣雖正澀寶刀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　温庭筠詩曰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變風煙　杜牧詩曰常思掄羣才以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楢櫪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堂一揮能力致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

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恩𨻰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綯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陽卒詩曰曽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閤無因再得窺　李吉甫之父㣲時以一絶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吴武陵詣府投獻

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寢黙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無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髙堂未授衣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覩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　范彦能贈張徐州謖詩曰田家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遠聞稚子説有客款柴扉儐從皆珠玉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

何獨顧衡闈恨不共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程曉嘲熱客詩曰長夏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只今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摇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朗熱行宜見呵　梅堯臣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吴長文二舍人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詩曰枯竹為門扉不可容車騎況如鄭廣文無氊藉賔位窮冬月破七貴客驄玉轡傳

騶肅里閭下榻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旣屈卿大夫恨莫親帚篲星躔田已高麟趾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豈料瘦老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司馬光閤吏詩曰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辱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李清臣韓魏公知中山求謁其值吏報曰太祝方寝清臣因題

詩於壁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有才竟有東牀之選詩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説當年吐哺無　蘇軾嘉祐中陳希亮知鳳翔府軾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或謁入不得見客次假寐詩曰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吾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鬢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

劉彦中袖刺詩曰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深咳唾生餘響兹邦懷地寶比屋誇雄㪯何如蓬廬士

貧賤安所養　魏野尋隱者不遇詩曰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埽　又喜孫狀元訪詩曰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静話有餘歡却恨歸公署茅齋會宿難　又謝寇相公相訪詩二首曰晝眠方濃向竹齋祟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祟樹陰中無訟聽閒騎白馬到茅廬　張耒謁客詩曰入

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容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唐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抛書袋裏正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訪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李覯初為太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曰十謁朱門

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楊萬里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詩曰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熈今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屐自愜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蹙紋生碎暉鳥聲豈為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為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聊應之徐語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慍獨

得辭　江南處士朱真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

事有格子屏風真白題詩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

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明王廷陳送唐生詩曰伏

策欲誰親侯門不重賓空彈馮氏鋏莫濟范雎貧玉露

凋紅樹金風起白蘋蕭蕭南去鴈飄泊自為羣

增文唐駱賓王文曰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

以餘光照孀棲之寒女便伏櫪駑蹇希騏驥而蹀足竄

跡翩翻排鴛鴦而刷羽　又曰沓短翮於搶榆希高標

之餘拂濯鮮鱗於洕滴望鴻浪之儆沾所冀顧盻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 又曰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

增書漢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髮齊年哉 唐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為

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韓愈與邢尚書書曰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又為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

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又上李侍郎書曰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意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

而識者難遇也　又上宰相書曰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濵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我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

則命也其亦行矣　又上宰相書曰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曰籍善為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

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又應科舉與人書曰天池之濵大江之濆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彚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

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又上考功崔虞部書曰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

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又書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又釋言曰愈之親族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　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又答元公瑾論仕進書曰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柳宗元上李夷簡相公書曰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

馬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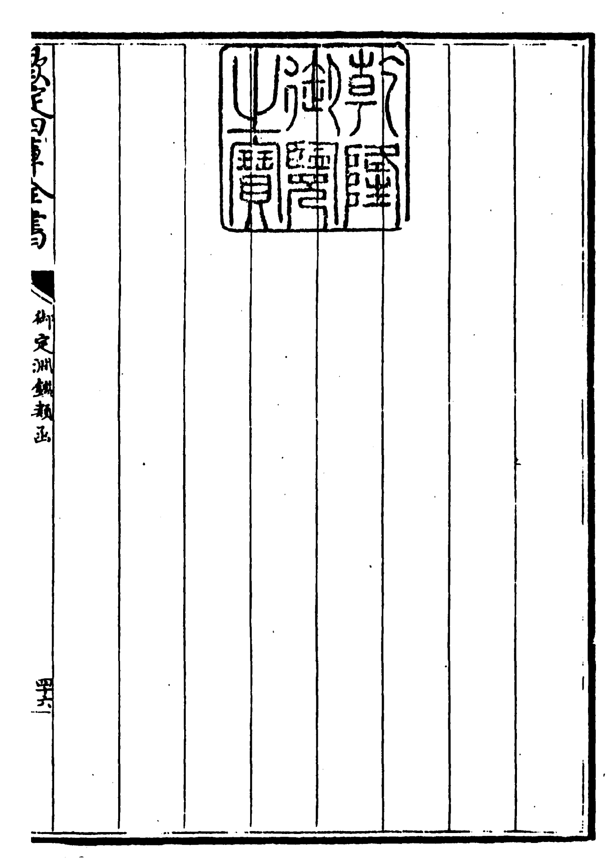
又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書曰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詞致之烟霄分絶流盼令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懐華衮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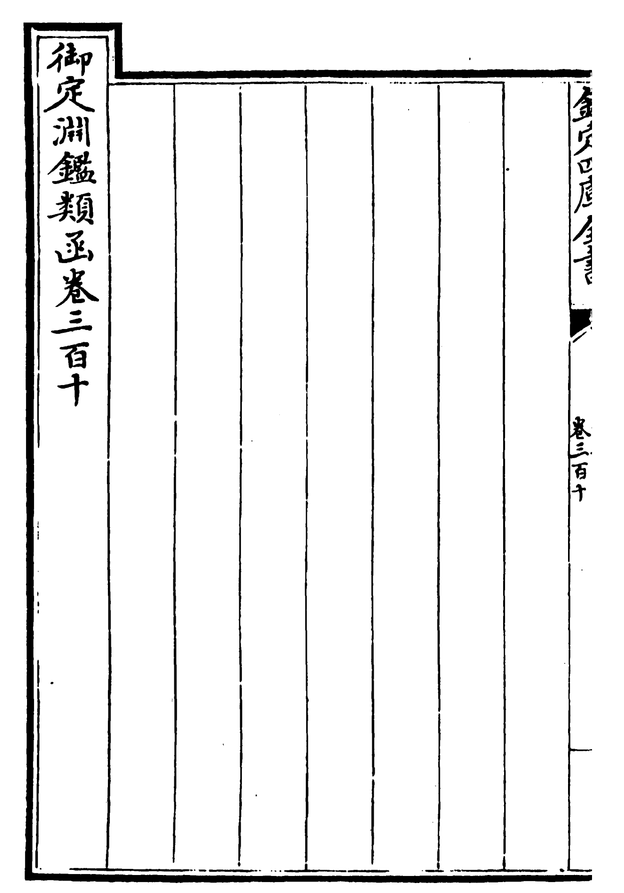
於焰井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内則堂奥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而責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驢竭蹷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有所望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餻肥被鮮曳華揖捷乗駿也所以望者盖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飢童蹇驢也所

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　宋楊廷秀與湖北陳提
舉書曰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欲然至今
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
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驟一則野人一
則顯仕或者以為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
日雅而文舉遽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契元禮然之
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
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

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增論隋盧思道勞生論曰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蚤落皁蓋填闒闠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嗽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餘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蠱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